



圣女

的
救济

伽利略系列

目
东野圭吾

袁斌——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圣女的救济/ (日) 东野圭吾著; 袁斌译. —2版.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090-0632-0

I. 圣... II. ①东... ②袁... III.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6014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2780号

圣女的救济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0年6月出版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SEIJO NO KYUSAI

Copyright © 2008 Keigo Higashino

All Right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8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使用权归当代世界出版社所有

书名: 圣女的救济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复兴路4号 (100860)

网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04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本: 890×1280 1/32

印张: 8

字数: 155千字

版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7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090-0632-0

定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本书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圣女

的
救济

伽利略系列

目
东野圭吾

袁斌——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丈夫在家里遭毒杀，身为嫌疑犯的妻子却有着铜墙铁壁般的不在场证明。究竟是如何下毒的？被称之为神探伽利略的汤川教授再度挑战高难度的不可能犯罪，去证明在那惟有女性特有的不合逻辑思考下设定的骇人诡计，而谋杀案的答案竟是“虚数解”。

—— 从理论上而言可行，但从现实上而言却是决不可能的……

上架建议：畅销·推理

ISBN 978-7-5090-0632-0



ISBN 978-7-5090-0632-0

定价：25.00元

圣女 的 救济



〔日〕
东野圭吾
哀城——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1

花盆里种的三色堇开出好几朵小小的花。土看起来已经干了，但花瓣的靓丽模样却没有蒙上丝毫的阴影。花开得并不华丽，可能这就叫真正生命的强韧吧。绫音透过玻璃门望着阳台，心想，一会儿也该给其他几盆浇浇水了。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她的身后传来了说话声。

绫音转过身，露出可爱的笑容：“听到了。肯定听到了嘛。”

“既然听到了，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义孝坐在沙发上，换了换翘腿的姿势。尽管如今他已经穿不上紧身的裤子了，但当他偶尔去健身房的时候，倒也还是很注重腰腿的锻炼，以免长出赘肉

“我刚才发了下呆。”

“发呆？这可不像你。”义孝挑了挑他修剪得整齐而有型的眉毛说道。

“因为有些吃惊嘛。”

“是吗？但你应该很了解我的人生计划吧？”

“这个嘛，我想应该还算得上了解吧。”

“你想说什么吗？”义孝歪着头问。他的态度看起来很悠闲，就像是在说这种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绫音不清楚他是否只是故作轻松。

她叹了口气，再次盯着他清秀的面庞说：“这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

“什么？”

“当然是……孩子了。”

义孝听了，不屑地苦笑了一下，转头看了看旁边，然后把目光转回到她的身上。

“你刚才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说话？”

“就是因为听了，所以才问你的啊。”



绫音很凶地瞪着义孝，义孝也恢复了严肃，他缓缓地点了点头。

“很重要。我觉得这是自己人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婚姻就失去它本身的意义了。所谓男女之间的爱情，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消亡殆尽的。即便如此，还选择一同生活，为的就是组成一个家庭。男人和女人，结婚后首先成为夫和妻，之后生下孩子，成为父亲和母亲。到了这时，彼此才能成为一生的伴侣。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认为不止这些。”

义孝摇了摇头。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不但坚信，而且不想改变自己的信念。而既然没法改变信念，那么这种没希望抱孩子的日子，也就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绫音按住了自己的太阳穴。她感到头痛。她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听到这样一番话。

“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生不了孩子的女人就跟废物没两样，所以最好趁早甩开，换个能生的女人——就这意思吧？”

“你这话说得可真够难听的。”

“你不就这个意思吗？”

也许是因为绫音的语气变强硬的缘故，义孝挺直了背。然后他双眉紧锁，略显犹豫地点了点头。

“让你来说的话，或许就是这么回事。总之我这个人，向来都很重视自己的人生规划的。为了实现它，我可以不顾一切。”

绫音不由得撇了撇嘴。当然，她并非真的想笑。

“重视人生规划。你还真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呢。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张嘴说的头一句话，就是这句。”

“我说绫音，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你想要的也不全都得到了吗？当然，如果你还有什么要求的话，不必客气，直接告诉我好了。我能办到的一定会尽力。你就别整天怨天尤人了，还是考虑一下新的生活吧。或者说，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

绫音不再看他，把目光转向了墙壁。墙上挂着一幅一米宽的挂毯。这是她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用从英国订购的布料缝制而成的，别具一格。

用不着义孝多说，生儿育女也曾是绫音的梦想。她不知曾经许过多少次

愿，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护着日渐隆起的小腹，坐在安乐椅上缝制拼布。

但老天爷不知搞的什么恶作剧，她没能被赋予那种能力。后来她也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现实，平静地生活到了今天。她坚信，自己也能与义孝相安无事地生活下去。

“我说，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尽管这对你而言或许根本就微不足道。”

“什么事？”

绫音转身面对着他，深深吸了口气。

“那你对我的爱呢？那份爱怎么样？”

义孝猝不及防，缩起了脖子。片刻之后，先前的笑容在他唇边复苏了。

“当然没变。”他说，“这一点我可以断言。我爱你的心没有变。”

在绫音听来，他的话就如同弥天大谎一般荒唐可笑。但她还是微微地笑，她别无选择。

她说：“那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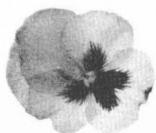
“走吧。”义孝转身背对着她，向着大门走去。

绫音跟在他身后，把目光投向了梳妆台。她想起了自己藏在梳妆台右侧最下层抽屉里的那些白色粉末。那些粉末装在一塑料袋里，袋口被紧紧地扎住。

看来只能靠那些粉末了，她心想，因为自己的前方已经看不到光明。

绫音怔怔地望着义孝的背影，她冲着他的背影在心中默默地叫了一声“老公”。

我是发自内心地深爱着你呀，正是因为如此，你刚才那些话杀死了我的心，所以请你也去死吧……



2

看到真柴夫妇从二楼走下来，若山宏美就知道有事发生。虽然他们两人都面带笑容，但这笑容明显是挤出来的。特别是绫音，尤其给人一种强颜欢笑的感觉。但是宏美忍住了没有出言点破，直觉告诉她，她的多嘴可能会起破坏作用。

“让你久等了。猪饲有没有打过电话来？”义孝问道，语调听起来有些生硬。

“刚才打过我手机了，说是五分钟后到。”

“那我们就先准备一下，过会儿开瓶香槟庆祝吧。”

“我来吧。”绫音立刻说道，“宏美，麻烦你摆杯子。”

“好的。”

“我也来帮忙吧。”

看着绫音走进厨房之后，宏美打开了竖在墙边的杯橱。她曾经听人说过，眼前这件略带古风的家具，其价格高达三百万日元。当然了，放在这杯橱中的物品也全都是高档货。

她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三只巴卡拉高脚杯和两只威尼斯香槟酒杯。真柴家有着请主宾使用威尼斯酒杯的惯例。

义孝开始动手在供八人围坐的餐桌上铺设五人份的餐垫。他对这种家庭聚会已经习以为常，宏美也已经掌握了布置的顺序。

宏美在义孝铺好的餐垫上一一放上了香槟，厨房里传出哗哗的水声。

“您和老师说了些什么？”宏美小声问。

“没说什么。”义孝回答时没有看她。

“说了？”

义孝这才抬头看着她，问：“说什么？”

她打算开口的时候，门铃响了。

“客人到了。”义孝冲着厨房大声说道。

“不好意思，我现在手上正忙着。老公，麻烦你去开下门吧。”绫音回答。

义孝应了一声“了解”，走向了墙边的对讲机。

十分钟后，所有人齐聚在了餐桌旁。谁的脸上都挂着笑。在宏美看来，他们所有人似乎都很清楚自己该怎样做出一副放松的表情，才不会去打乱这苦心经营的祥和气氛。她时常会想，到底要怎样才能掌握住那份分寸。这不像是与生俱来的本事。宏美很清楚，真柴绫音是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才能溶入到这种氛围之中。

“绫音做的料理还是如此美味可口，一般人可是很难把泡鱼酱做得如此有型的啊。”猪饲由希子往嘴里送了一块鱼肉，出声赞道。对每一道菜色都赞不绝口的角色，向来都是由她扮演。

“而你却总是只会电话订购。”丈夫猪饲达彦在她身旁说。

“你这话可不公道啊，我有时也会自己动手做的。”

“就只是青紫苏酱好不好？你这人不管做什么菜，都会弄点那玩意儿进去的。”

“不行吗？不是挺好吃的吗？”

“我喜欢吃青紫苏酱。”说这话的是绫音。

“就是，而且还有利于健康呢。”

“我说绫音，你可别整天护着她。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她会往牛排上抹青紫苏酱的。”

“哎呀，那肯定好吃。下次我来试试看好了。”

由希子的一句话把众人都逗乐了，猪饲则满面愁容。

猪饲达彦是个身兼多家公司顾问职务的律师，真柴义孝经营的公司也是其中之一，不过在义孝这家公司，他不仅担任顾问，据说还相当积极地参与经营。听说猪饲与义孝在大学里是曾参加过同一社团的校友。

猪饲从冰镇酒柜中拿出酒瓶，打算为宏美倒酒。

“啊，我就不必了。”她连忙用手遮住了杯口。

“不是吧？我记得宏美你不是挺喜欢喝葡萄酒的吗？”



“喜欢是挺喜欢的，不过还是不必了。谢谢您的好意。”

猪饲有些不解地点了点头，把白葡萄酒倒进了义孝的酒杯中。

“身体不舒服吗？”绫音问。

“不，没事。只是最近常有朋友约我喝酒，喝得有点太多了，所以……”

“年轻就是好啊。”猪饲给绫音也倒上酒后，瞟了一眼身旁的妻子，把酒瓶贴近了自己的酒杯，“由希子她最近也需要禁酒，今晚幸好有你作陪。”

“哎？禁酒啊。”义孝停下了手中的餐叉，“果然还是得有所顾忌啊。”

“是啊，毕竟她的乳汁是小宝宝的营养来源啊。”猪饲晃动着酒杯说道，“乳汁掺了酒精总不好吧。”

“那你还得忍上多久啊？”义孝问由希子。

“这个嘛，听大夫说，估计得禁上一年吧。”

“是一年半吧？”猪饲接口，“就算禁上两年也是应该的。不不，你不如干脆趁机把酒给戒了，怎么样？”

“我说你啊，我今后还得过上许多年艰辛的育儿生活哦。如果连喜欢的酒也不让我喝了的话，我怎么捱嘛。还是说，你甘愿代替我来带孩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也会考虑一下的。”

“好了好了。一年之后，不管啤酒还是葡萄酒，你喝就是了。只不过，你可要适可而止哦。”

由希子嘟着嘴说了句“我知道了啦”，立刻恢复了笑脸。她的表情充满了幸福。似乎就连刚才和丈夫的拌嘴，对如今的她而言，也成了一种再快活不过的仪式。

猪饲由希子在两个月前顺利生下了孩子。这是他们夫妻二人的第一个孩子，同时也是他们期盼已久的宝宝。猪饲今年已经四十二岁，由希子也已经三十五岁。“安全进垒”是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今晚的这场聚会，就是由义孝提议，绫音动手准备，为庆祝他们夫妻两人平安得子而举办的。

“孩子今晚交给令尊令堂照看吗？”义孝来回交替看着猪饲夫妻。

猪饲点头：“他们叫我们好好放松一下，说他们保证能照看好孩子，干劲可足呢。这种时候，父母住在身边就会方便很多。”

“不过老实说，我还真有点放心不下呢。妈妈她实在是有些太宠孩子了。”

朋友们都说，孩子稍微哭两声很正常，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啦。”由希子皱起眉头说。

宏美看到由希子的酒杯依然空着，站起来说：“那个，我去拿点儿水来吧。”

“冰箱里有矿泉水，你拿一瓶过来。”绫音说。

宏美走进厨房，打开了冰箱。这是一台容积五百公升的双开门大冰箱，门后摆着一长排矿泉水。她拿出一瓶，关上冰箱门，回到自己座位边正打算落座的时候，对上了绫音的视线，绫音动了动嘴唇，向她说谢谢。

“孩子出生之后，生活还是会发生改变吧？”义孝问。

“除了工作，日常生活都是以孩子为中心。”猪饲说。

“这也没办法，不是吗。而且这跟工作也不是没关系。孩子出生之后，你心中应该会萌生出责任感来，会鼓起前所未有的干劲，不是吗？”

“这倒也是。”

绫音接过宏美手中的矿泉水瓶，开始给各自杯中倒水，嘴角带着笑。

“对了，你们怎么样啊？是不是也该要个孩子了啊？”猪饲看看义孝，又看看绫音，“你们俩结婚也有一年时间了吧？差不多该厌倦二人世界了吧？”

“老公，”由希子轻轻拍了拍丈夫的手臂，提醒他说，“你就别多话了。”

“嗯，不过话说回来，人各有志嘛，”猪饲挤出个笑容，喝干了杯中的酒，把脸转向宏美，“宏美你，怎么样啊？不过我这可不是在问煞风景的问题，我是说教室那边的情况怎么样，还顺利吧？”

“嗯，还行吧。不过也还有许多不大明白的地方。”

“你基本上都交给宏美管了？”由希子问绫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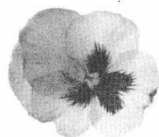
绫音点点头：“如今我都已经没什么可教宏美的了。”

“挺厉害的嘛。”由希子一脸钦佩地望着宏美。

宏美动了动嘴角，低下了头。实际上，猪饲夫妇对宏美做的事到底感兴趣到何种程度，也很让人怀疑。或许只是觉得不跟这个不合时宜地混在他们两对夫妻中间一同用餐的女孩搭搭话，人家会很可怜。

“对了，我有件东西要送给你们两位。”说着，绫音站起身，从沙发背后拿了一只大纸袋过来。

“就是这个啦！”由希子看到她拿出来东西后，夸张地发出惊叹之声，双手捂住了嘴。



这是一张用拼布做成的床罩，只是比普通的床罩要小得多。“我想把它送给你们做婴儿床的床罩。”绫音说，“等孩子不睡婴儿床之后，你们就拿它做挂毯好了。”

“真漂亮！谢谢你，绫音。”由希子一脸感动万分的样子，手中紧紧地握着拼布一角，“我们会好好珍惜它的，真是太感谢了。”

“这真是一幅很棒的作品不是？这种得花很多时间吧？”猪饲把目光转向宏美，像是要征询她的意见。

“花了至少半年时间吧？”宏美不太确定地看向绫音。对于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宏美也算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了解。

“怎么说呢？”绫音侧了侧头，“只要你们喜欢，就再好不过了。”

“我们当然很开心。真的是送给我们的吗？我说老公，你知道吗，这东西在外边卖得可贵了，而且这还是三田绫音的作品喔。在银座办展览会的时候，单人床罩的价格可是卖到了一百万日元的喔。”

猪饲睁大眼睛，发出了惊叹。他似乎确实相当吃惊，脸上流露出没想到拼剪一下布头弄出来的东西竟然如此值钱的表情。

“她做这东西的时候可用心了。”义孝说，“我在家休息的时候，也常常看她坐在那边的沙发上用针缝这东西，一坐就是一整天。我可算服了她了。”说罢，他用下巴指了指起居室里的沙发。

“幸好赶上了。”绫音眯起眼睛，小声说道。

用完餐后，两位男士坐到沙发上，打算来上一杯威士忌，由希子说想再来一杯咖啡，宏美于是起身朝厨房走去。

“咖啡我来弄吧。宏美，冰箱里有冰块，你去拿些来让他们兑酒吧。”绫音说着拧开水龙头，往水壶里装水。

等宏美用托盘端着兑酒的器具回到起居室时，猪饲夫妇的话题已经转移到庭院园艺上了。这个家的庭院在照明设计上很是花心思，即便在夜里也能够观赏到院里的盆栽。

“要照管这么多的花草盆栽，也挺辛苦的吧。”猪饲说。

“我也不太清楚，她似乎经常打理的。二楼的阳台也放着几盆呢。每天都看见她起劲地给这些花草浇水。我看她挺辛苦的，她本人似乎倒乐在其中。估计她是打从心底里喜欢这些花花草草吧。”看来义孝对这话题似乎并没有多少

兴趣。宏美知道，其实他对大自然和植物这类东西是一点都不关心的。

看到绫音端着三杯咖啡走进来了，宏美连忙开始兑酒。

猪饲夫妇表示告辞是在晚上十一点过后。

“承蒙款待，还送了如此精美的礼物给我们，感觉挺过意不去的。”猪饲起身说道，“下次一定请到我家来。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整天忙着照顾孩子，家里乱得一塌糊涂。”

“过两天我会整理的啦。”由希子捅了捅丈夫的侧腹，朝绫音笑着说，“你们来看看我们家小王子的脸，长得就跟大福饼似的。”

“一定。”绫音答应说。

宏美也差不多该回家了，她决定和猪饲夫妇一起告辞。猪饲说要叫辆出租车，把她送回家。

“宏美，我从明天起要出门几天。”宏美正在玄关穿鞋的时候，绫音对她说。

“明天起就是三天连休了啊。你是要旅行？”由希子问。

“不是，我有点事要回娘家去几天。”

“回娘家？札幌吗？”

绫音笑着点了点头：“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我回去帮帮我妈。不过似乎倒也没什么大碍。”

“这的确让人挺担心的。你在这种时候还要庆祝我们生了孩子，我们越发感觉惶恐了。”猪饲摸着头说道。

绫音摇摇头，说：“你们不必在意了，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宏美，如果有什么事的话，你就打我手机找我吧。”

“您准备什么时候回来呢？”

“不好说……”绫音侧了侧头，“定了我会打电话给你。”

“好的。”

宏美朝义孝瞥了一眼，可他正望着不知什么方向。

离开真柴家走上大路之后，猪饲叫了一辆出租车。最先下车的宏美最后一个坐进车里。

“我们是不是谈孩子谈得太多了点？”出租车还没开出多远，由希子就说道。



“怎么啦？我想没关系的吧？他们这次就是要为了庆祝我们生了孩子的呀。”坐在副驾驶座的猪饲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我们表现得对他们夫妻俩不够体贴。他们不是一直很想要个孩子吗？”

“以前是听真柴这么说过。”

“会不会还是生不出来啊？宏美，你有没有听说什么？”

“没有，我什么都没听说。”

“是吗。”由希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失望。宏美心想，或许他们夫妇是打算从我这里套话，才装好心要送我回家的吧。

第二天，宏美像往常一样，早上九点准时离开家门，前往位于代官山的“杏黄小屋”。“小屋”是这栋公寓中改装成拼布教室的一间房间。只不过当初开办教室的不是她，而是绫音。现有的大约三十个学生，也全都是冲着能学到三田绫音亲自传授的技艺而来的。

宏美走出公寓的电梯，在教室门前看到了绫音的身影，她身旁放着一只行李箱。绫音看到宏美，微微笑了笑。

“您怎么来了？”

“没什么大事。我是想把这东西暂时交给你来保管。”说着，绫音从外套兜里掏出了一样东西。她伸出的手上放着一副钥匙。

“这是……”

“是我家的钥匙。就像昨天跟你说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所以有点担心家里的安全。所以就想，还是暂时交给你保管。”

“啊……是这样啊。”

“不愿意？”

“不，倒也不是不愿意……老师，您自己带钥匙了吗？”

“我没什么不方便的。要回家的时候提前联系你，就算到时候你不方便，等到晚上我丈夫也就回家了。”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替您保管了。”

“有劳了。”绫音抬起宏美的手，把钥匙放在她手心上，然后又蜷上她的手指，让她紧紧地握住了钥匙。

绫音道声“再见”，拖着行李箱离开。宏美望着她的背影，不由得叫道：

“那个，老师……”

绫音停下脚步：“什么事？”

“没什么，那个，您路上多保重。”

“谢谢。”绫音轻轻挥了挥空着的那只手，再次迈开了步子。

这一天，拼布教室的教学一直持续到了晚上。一整天里，学生一批批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宏美忙得都没时间歇口气。送走了最后一批学生，她感到肩膀和脖子酸疼得厉害。

就在宏美收拾完准备离开教室的时候，手机响了。她看看屏幕上的来电显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电话是义孝打来的。

他一开口就问：“今天的教学已经结束了吧？”

“刚刚结束。”

“是吗。我现在正和人一起吃饭，吃完了就回去，你来吧。”

他的话中没有丝毫迟疑，令宏美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

“怎么，你不方便？”

“倒也没什么事，只不过……这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想你也知道她最近一段时间是不会回家的。”

宏美怔怔地望着身旁的包，里面就装着今早刚接过来的钥匙。

“而且，我还有些话要跟你说。”他说。

“说什么？”

“见了面再说。我九点钟一定回家，你来之前先给我打个电话。”说完，他就立刻挂断了电话。

在一家以意大利闻名的餐厅吃过晚餐之后，宏美给义孝打了电话。他已经回到家里了，催促宏美快来，听他口气，似乎兴致不错。

坐在出租车里前往真柴家的路上，宏美自我嫌恶起来。她虽然对义孝那种毫不愧疚的模样直想皱眉，同时却也无法否认自己心中的飘飘然。

义孝笑嘻嘻地接她进门，他的动作没有一点偷偷摸摸的感觉，一切显得悠然自得。

进了起居室，她闻到屋里飘荡着一股咖啡香。

“我很久没有亲自动手煮咖啡了，也不知道煮得味道好不好。”义孝走进厨房，双手各端着一只杯子走回了起居室。看来他习惯不用托盘。

